

丝绸之路体育文化论集

兰州理工大学丝绸之路文史研究所 编著
SICHOU ZHILU TIYU WENHUA LUNJI

从古希腊奥林匹克的体育竞技比赛到百年来的现代奥运盛会
从先秦、两汉时期盛行的角抵、蹴鞠到今天为大众喜爱的古典摔跤、现代足球
古今中外体育文化一脉相承、血脉相连



丝绸之路体育文化论集

兰州理工大学丝绸之路文史研究所编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绸之路体育文化论集/兰州理工大学丝绸之路文史研究所编著.-北京:中华书局,2005

ISBN 7-101-04861-7

I.丝… II.兰… III.丝绸之路-体育-文化-研究-文集 IV.G8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9422 号

书 名	丝绸之路体育文化论集
编 著 者	兰州理工大学丝绸之路文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	张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 //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frac{3}{4}$ 插页 2 字数 218 千字
印 数	1-2000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861-7/K·2093
定 价	23.00 元

本书系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
软科学研究项目成果

本书由“兰州理工大学学术梯队及
特色研究方向重点资助计划”项目资助

《丝绸之路体育文化论集》编委会

主 编：李重申 李金梅

编 委：路志峻 刘克俭 李小惠 苏 瑄

林 春 陈雁杨 李小唐 张 有

陈祎晟 李 娜

序

柴 剑 虹

兰州理工大学体育部丝路文史研究所的教师,在李重申、李金梅二位教授的带领下,筚路蓝缕,孜孜不倦,十几年如一日,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团结协作,致力于丝绸之路体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令学术界瞩目的丰硕成果。他们的研究,既拓展了体育文史研究的领域,也丰富了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内容,在研究对象上有开拓之功,在研究结论上也不乏创新之见。因此,国家体育总局将他们的课题列入国家级的“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研究项目”,确是极有眼光之举。

随着中国申奥成功,筹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各项工作也正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绿色奥运”三大理念逐渐普及乃至深入人心。然而,人们对其中“人文奥运”内涵的理解还相当欠缺,对与此密切相关的“体育文化”的认识也并不十分清晰。可以说,体育是贯穿古今人类日常生活与生产活动的最古老而又最年轻、最稳固而又最鲜活的文化现象,有着丰富多彩的人文内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是优秀灿烂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悠久、传承有序、特色鲜明、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华夏文明里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颗宝珠,凝聚着中华各族人民的勤奋与智慧,也闪耀着中外文化交融的光芒。尤其在汉唐时代,在闻名

世界的丝绸之路的形成与畅通时期,丝路作为经贸来往、文化交流的衢衢与纽带,体育文化的发达,成为长安、洛阳、凉州、敦煌等国际都会城市繁盛的重要标志。丝路上遗存至今的大量的体育文物(包括敦煌壁画)和古籍(包括汉晋简牍、唐五代写卷)中的相关文字,既是记载这一繁盛景象的弥足珍贵的信物,又是反映体育文化交流的生动形象的见证。我们提倡“人文奥运”,理所应当重视开掘体育文物与传统文献中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社会在前进,体育也在变革中发展,但是文化的延续却从未中断。从古希腊奥林匹亚的体育竞技比赛到百年来的现代奥运盛会,从先秦、两汉时期盛行的角抵、蹴鞠到今天为大众喜爱的古典摔跤、现代足球,古今中外体育文化一脉相承、血脉相连。我们研究丝绸之路的古代体育文化,当然并非仅仅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继承与发扬优秀的文化遗产,为推动今天的体育工作的发展创新奠定深厚坚实的文化基础,为建设文明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借鉴。在这方面,本书的编著者已经在论述中提供了颇有新意的生动例证,读者自可从中体会。

我还要特别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各自有体育运动技能专长,后又从事理工院校体育训练与教学的老师,本书的编著者都不是专业的文史研究者出身,在进行历史文化、文物考古的研究中,并无多少优势可言;但是,他们出于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挚爱,出于对弘扬体育文化事业的钟情,发扬在当今高校已经变得特别难得的团队精神,通过坚持不懈的学习与钻研,不断弥补自身先天的不足,认真而执着地投身于共同的研究课题,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这种可贵的精神,真正值得我们大家钦佩与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当然并未达到完美,可修改补正之处肯定不少;本书在中华书局出版,也是他们向学术界及广大读者进一步求教的好机会,

他们也一定会热忱地欢迎读者的批评与指正。至于我自己,首先,向他们学习;其次,尽力帮助他们将研究推向深入。这也是我欣然愿意写这篇小序的目的。

(本文作者系中华书局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

目 录

序	柴剑虹(1)
丝绸之路体育考古研究	(1)
丝绸之路的原始体育	(49)
丝绸之路蹴鞠运动的演进	(63)
丝绸之路汉代体育简牍研究	(77)
丝绸之路上的体育奇葩——“节子”的产生与演变	(89)
敦煌体育文物概论	(93)
敦煌文献与体育史研究之关系	(104)
敦煌《碁经》考析	(113)
论敦煌写本《呼吸静功妙诀》	(125)
敦煌古代百戏研究	(133)
敦煌古代传统养生之钩沉	(152)
敦煌莫高窟与角抵戏	(171)
寻求中国武术的突破点	(180)
敦煌本《道德经》与养生术	(188)
敦煌古代的弓箭文化与现代射箭运动	(201)
敦煌古代博弈文化考析	(210)
敦煌魏晋古墓体育画像砖研究	(219)
论“相扑”的演变与发展	(234)

敦煌马球史料探析	(244)
古代马球器械考析	(254)
麦积山石窟体育文化考论	(265)
中国体育史学术新探	(271)
论奥林匹克体育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融	(280)
附录:参考文献	(291)
后记	(299)

丝绸之路体育考古研究

一 前言

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成长的摇篮,在这条道路上曾产生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文明、花刺子模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埃及文明等诸多的古代文明;还出现了佛教、祆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影响巨大的宗教,这些宗教向东西方传播并给予各地的人类文化以极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丝绸之路也可以说是“宗教传播之路”。在古代,宗教不仅仅是精神文化,而且也是伴随许多物质文化的综合文化,它作为不同性质文化的综合体给东西方文化带来的冲击是不可估量的。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发生在丝绸之路各地的文化,通过商队、使团、民族迁徙等各种方式传播到东西方各地,同时其本身又不断接受着各种不同类型文化的影响,或说是滋养,留下许多人文胜迹。

来往于这条道路上的商旅、高僧、传教士、使者等在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著名的有张骞、甘英、安世高、法显、惠生、鸠摩罗什、玄奘、慧超、马尼亚赫、蔡马库斯、耶律楚才、长春真人、常德、柏郎嘉宾、马可波罗等。

丝绸之路物质交流频繁。驮运的贸易商品,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可爱和漂亮。从诺音乌拉、楼兰、尼雅、吐鲁番和叙利亚

的帕勒米拉出土的丝绸,从中国各地出土的玉器,另外还有罗马的玻璃、伊朗的银制品、犍陀罗和克孜尔以及敦煌的佛教美术品、中原的纸张与陶器、米兰的古希腊风格壁画、都兰出土的波斯锦等等,这些东西无论哪一件都极为精美,无一不是各地伟大历史与文化的写照。丝绸之路也是连接古代中西方之间的艺术长廊。沿线众多的神殿、寺院、石窟寺和各种遗迹中保存的大量雕塑、壁画等门类齐全的艺术珍品,绚丽多彩,美不胜收。

丝绸之路是一座巨大的历史博物馆。沿线大量雄伟的古城、富丽堂皇的宫殿、庄严肃穆的陵墓等各类遗迹,精美绝伦的金银器、玻璃器等各类遗物,都是古代文化的瑰宝。沿线各地区发现的大量形态各异的古文字文书,凝聚着古人的智能,蕴藏着丰富的古代信息,书写着可歌可泣的史诗。丝绸之路上件件饱经沧桑的刻石也都是历史的见证。

早期丝绸之路上并非只有丝绸西传,同样也有许多美好的物品东来。河南安阳小屯村发掘的妇好墓,共出土随葬器物 1928 件,其中玉器 750 余件。这批玉器玉料的产地是新疆。这一考古发现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早在公元前 13—14 世纪中原地区与新疆一带的中亚地区就存在着一定的交通往来。类似的活动,在先秦文献中的记载则更多。《管子》、《山海经》、《穆天子传》中都有关于昆仑玉的记载。而昆山之玉是今新疆昆仑山北缘和田、且末、若羌一带出产的玉石。

虽然丝绸之路所代表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很早就存在于古代中国与西方各地区之间,但早期的交流基本上都不是有意识进行的。交流的完成大都经过诸多地区转手后得以实现。速度缓慢,代价高昂,作用有限。从宏观上看,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由于被高山环绕,遍布戈壁和沙漠,道路艰险,小国林立,难于与外界沟通,基

本上还处于封闭状态。同时河西走廊、天山北麓至中亚一线,大部分属游牧地区不便通行,道路又被匈奴阻断,所以当时中西方之间基本上是相互隔绝的。

丝绸之路主干线的开辟和畅通,始于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经营西域,开辟东西方交通路线所面对的主要障碍是匈奴。匈奴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他们最初分布在今内蒙古阴山山脉一带,以后逐渐扩展到外蒙古以及广大的西域地区。匈奴为取得丝绸、酒、米等物品,与黄河流域汉族农业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据有关研究,匈奴想要得到丝绸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满足牧区生活需要,似乎还充当了中西丝绸贸易的中介。

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打算联合被匈奴逐出故地的大月氏,从东西两面夹击匈奴,派使臣张骞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率领百余人自陇西出发,觅途前往大月氏国。

西汉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先后打通河西走廊,占领浑邪王故地,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移民实边,修驿站,置亭障,立烽燧,开渠屯垦,开通和保卫中西商路。而匈奴则愈益向西北退却,迁到外蒙,对内地的侵犯逐渐减少。张骞出使乌孙,开始打通汉朝与西域的交通,同大夏、安息也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在这以后,汉朝与西域各地相互间的使者往来频繁。西方各国的来使到中国,主要是为了经商。张骞两次出使,加上西域各国随之向汉朝派遣的使臣,既使汉朝了解了西域,也使西域了解汉朝。中国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称张骞“凿空”,现代各国史学家都把这段大规模的交往,视为丝绸之路开通的标志。

丝绸之路主干线东起长安(或洛阳),西至罗马,全长7000多公里,横贯欧亚大陆。(见图1)这条东西交通主干线在我国境内约有1700多公里。为叙述方便,人们通常把丝绸之路分作三段。

即东段:从长安出发,经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到玉门关、阳关,称为河西道;中段:从阳关、玉门关以西到帕米尔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称之为西域道;西段:西域道以西,南到印度,西到欧洲、非洲,通常称为中国境外路线。

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走向、路线多有变化。每一路段之内,实际上都有几条并行的路线,它们的大致走向和一些主要路段虽然是清楚的,但是由于文献记载的局限和不同历史时期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局部地区的变化在所难免。丝绸之路各主要路段每一历史时期的实际路线,至今仍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同样也是正在进行研究的课题。

以上所述大体是地理概念。我们还从典籍中得知,丝绸之路不仅地理环境复杂,而且还有相当多的人种。比如塔里木盆地,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体民族已经是维吾尔族,这是在公元840年的漠北回鹘在蒙古高原建立的回鹘汗国崩溃后西迁的结果。而之前塔里木盆地的主体民族是印欧人种,尤其是北边的月氏人,可能即是欧洲文献所提的吐火罗人。另外南边像于阗、楼兰和尼雅直至帕米尔一带是属于塞族,就是希腊文献里的斯基泰民族。塞种人原在北面的南俄草原,后来南迁到了今楼兰、和田(古代于阗)一带,《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很多地方都是故塞地。

影响塔里木盆地的另一民族是突厥人,就是北方的阿尔泰民族系统。从匈奴一直到突厥、回鹘都属于操阿尔泰语的民族。从蒙古高原到阿尔泰山都是突厥的领地,他们还控制了塔里木盆地、阿富汗、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地区。

还有一个民族被称为粟特,主要分布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在我国的丝绸之路沿线也建立了不少居民点。粟特人是商业民族。他们懂多种语言,承担着中亚、东亚和

南亚的重要贸易。粟特人的另一文化特征就是能歌善舞和骑马狩猎,这在文献和壁画中都能见到。

宗教,是丝绸之路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宗教的定义是以祭祀为主,宗教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宗教传播的影响力,比任何一种文化传播,都更加具有广泛性和渗透力。由于早期的宗教功能是多样的,除了涉及人的生存问题之外,还有一定的教化功能。在中国的西周时期,早期的宗教演化一套礼乐制度,礼、乐相辅相成,成为治理世界、教化人伦的工具。我国体育在发生阶段深受宗教仪式和礼乐制度的影响,所以直到体育成熟之后,这种教化作用也十分明显。在形式上,体育也被纳入乐的范畴,并伴随歌舞进行表演或竞技,而古希腊体育的发生,同样也是受宗教的影响才成为一种奥林匹克体育形态。

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可以区分为两个类别:民族宗教与世界性宗教。民族宗教是指仅局限于本民族和种族成员之中的那些信仰习惯,而不像世界性宗教如基督教、摩尼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那样,传播到许多民族之中。在传统宗教中,佛教显得特别能够兼容并蓄。实际上,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活动的特征是,往往保留传统的宗教内容,并把它部分地添加到世界性宗教之中。

尽管民间信仰更多地是表现在意识上,而不是在组织上,但它却给世界性宗教印上了当时的地区性的标记。虽然如此,在印度、伊朗与中亚之间的交界地区,宗教已趋于混合,这导致形成了全新的宗教礼仪,这种宗教礼仪反过来又对世界性宗教产生影响。其间还不能忽略古希腊的宗教与文化遗产的持续作用,如印度佛教所创建的“键陀罗”艺术,完全与古希腊的文化渗透有关。

现在中国 56 个民族基本融合又各具特色,和睦相处,但如果我们把发现的古代文物和历史记载相对应,就可以了解以上所谈

的地理环境、种族和宗教等背景；中国古代的人特别是丝绸之路上的游牧民族，终年在马背上东奔西跑，月氏人跑到了阿富汗，突厥人到了土耳其，匈奴人跑到了多瑙河流域，其间中国的文化也传到这些地区，而中国的汉族也吸收了匈奴人、突厥人、粟特人等各民族的文化，最终达到民族文化的统一。

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种族，不同信仰的宗教就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及文化类型。丝绸之路多山地、多沙漠，其种族主体是印欧人种，他们长期以游牧为生，信仰神。基于狩猎和战争的需要，人们追求体力、体能、力量和速度，崇尚精神高贵和主体意识，充溢着对自然的惊奇及强烈持久的探索冲动，显示出奔涌激情的生命力。这对我们深入把握丝绸之路古代体育文化的特质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通常所讲的继承传统和发扬传统，无疑是指优秀的传统。这就需要掌握充分的资料和具有分析与判断的能力。陈寅恪先生曾经讲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这实际上也意味着有了新材料，研究出新的方法，提出了新的问题，这样便有了形成一门新学问的基础。丝绸之路体育考古研究是体育史研究的新方法，在丝绸之路所发现的古代体育资料是新材料，而丝绸之路的文化研究是当今学术的新潮流。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出土了五万余卷文献，吐鲁番也出土了大量文献，还有墓葬壁画、石窟壁画、汉简、帛书等等大量新材料，提供了研究的新视角，并形成了敦煌学、吐鲁番学、简牍学这三门国际显学。

丝绸之路古代文明源远流长，数千年来绵延不断，广阔的大地埋藏着丰富的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资料。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兴起，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古代文物破土而出，再现人间，令世人震惊。丝绸之路体育文化考古为研究体

育的萌芽和发展,体育的起源和传播,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为深入研究体育的文化意蕴做出了重大贡献。丝绸之路体育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古代体育资料,正是解答如体育的起源、体育的功能、体育的演变规律等诸多问题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讲,丝绸之路体育考古开拓了体育研究的新领域,它不仅为古代体育研究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研究对象,扩大了体育研究的范围,开拓了体育研究者的视野,并在探索体育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其研究成果也将改变体育史的编写和研究中存在的各种现状。如,以汉族为中心,忽视了其它少数民族;以中原为中心,忽视了周围边远地区;以竞技体育为中心,忽视了民族传统体育等。总之,丝绸之路古代体育研究对考古资料的这种依赖关系,终于使丝绸之路古代体育文化考古成为横跨考古学和体育学这两大学科的边缘性学科。

二 考古学、体育考古学与丝绸之路体育考古

(一) 考古学与体育考古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是历史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通过对古代文化遗物和遗迹的调查发掘,并对由此所得出的资料进行分析、判断,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近代考古学自 19 世纪中叶诞生之时起,迄今已走过了整整一个半世纪的历程。当代,作为一门重要的科学,考古学已有充实的内容、周密的方法、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目的。一般认为,考古学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的年代范围限定在古代,所以它较少涉及近代史,更与现代史无关;二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实物资料,主要是各种物质的遗存,即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所遗留下来的遗物和遗迹,

这是考古学与依靠文献记载以研究人类历史的狭义的历史学的最重要的不同点;三是通过对实物资料的发掘、整理,最终达到对人类古代社会文化进行研究的目的。当然,由于民族学的发展,利用近代和当代某些仍存在于原始状态的民族传统文化所进行的研究,也属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探讨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因而,它不应限于对古代遗物、遗迹的描述和分类,也不应限于鉴定遗物、遗迹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与制造方法。它所阐明的是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也就是人类社会各种文化功能系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内容组成和演变的方式及规律。这也是考古学的周密研究方法和明确的目标所使然。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具有不同的形态特点,因而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在方法与体系上也形成了不同的专题考古,其中,体育考古就是考古学专题考古的一个重要方面。

体育考古,作为一种系统方法,是从体育史的角度出发,把人类遗留下来和当代尚存于某种原始状态的各种与体育(包括民族传统体育)有关的遗物和遗迹,作为实物标本进行考古学研究的一门学问。从本质上讲,就是利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

一般来说,考古学和体育史往往有着共同的研究资料。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岩画到以后各个时代的绘画、雕刻、各种工艺品上的装饰及寺庙和石窟中的有关描绘,以及许多体育活动场所等等,都属于体育考古研究的遗物和遗迹。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体育考古首先是以研究对象的性质、活动形式类别的归属以及年代的鉴定为基础的,并以此达到复原体育文化具体形态的目的,由于体育考古的研究对象在年代上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各历史时